# 鳴玉堂稿

# 鳴玉堂稿卷之二

明甘肅行太僕寺卿前湖廣督學副使山陰張天復著　翰林院修撰
山東左參政門人陳文燭選梓

## 序類

送大中丞近山傅公提督操江序

嘉靖己未春近山傅公以湖藩左轄朝京師時當簡中丞徃留臺提督操江廷臣疏公以請天子賜璽書命公徃秉鉞從事二三大夫之宦楚者聞命下則相與私頌公業崇望重經濟之猷宜鈞軸之所資焉久于楚已淹恤矣而猶驅馳于江

之左耶張子其曰是
天子所以厚根本而先大計也
高皇帝振旅以奠輿圖滁陽南濟定鼎金陵首據
天塹芟刈郡雄旌旗所指舟師之功實半於中原
大業既定控扼之計江防為急乃設重臣建牙開
府練師徒習水戰每一簡閱舳艫相銜攻擊有紀
豈惟以觀兵戎豫以折姦萌靖盜源而戒不虞也
皇上光紹鴻業起自郢中洞晰軍國之務加意留
都根本至慮同符
聖祖江防簡命蓋加詳焉公以御史歷兩臺文武

長材著稱中外歟歷大藩澄清康阜恩威漸被徧
于齊魯梁宋吳越之間夫明徵者宜異格進矣更
領方岳稅駕楚甸則
皇上懷湯沐之鄉夫亦
聖祖留都之急任賢使以惠養小民以故需而未
即召也乃念頃年島夷犯順飇檣竊發凌我長江
玩愒弛備當事者屢更未效特茲簡用蓋實倚公
為江左之長城焉昔召穆公旬宣江漢于平淮之
後光受策書錫表殊勳昭為中興輔佐公茲江漢
底績而淮浦又經營地任使畧同功名宜相埒矣

文謨武略綏懷攘剔今日中興弘烈遠邁周宣然則公之所以自效者庸非伊昔輔佐之儔耶告成朝廟荅稱寵命孤卿之選左右咸宜豈遽為公遲之也獨惜吾曹備官承乏所憑依而式法之者遠矣雖然乃所願則早睹其成功也何遠近而欣戚哉諸大夫以某言為然爰書之而出祖于江滸

贈東原謝公擢山東憲長序

今擢山東憲使東原謝公者先是數年為司馬大夫莞職方時承庚戌之後邊陲多故羽書交集月每數驚公方怡然勿為動乃諸所舉錯將吏凡擊

剌戍守人各當其材虜中阨塞堅瑕率籌量咸中頃之虜不敢犯視初鳴鏑城下報旁午至朝議紛劇罔知攸措人言使公當之殆逸甚乃益左初事事者後三年某以承之次郎署踵公後談者正籍籍今憲副小海馮公先某至與公同事久睹記蓋尤稔焉嘗謂人臣當國家多故獨所倚重譬之遡長河抗大風望濟於輕舟短翼其弗撼蕩蹶鍛解矣乃萬斛之航搏空之羽涉滄渤薄青冥須臾萬里豈狂飈逆濤所得而震移哉公其人矣無何江南倭孽起海上飄敓大江於是吳越之人在京輦

者喁喁相屬謂公可當一面寄宜授公璽書以不次徃時鮮知公者竟滿秩以常調遷關中憲副遲徊數年而叅湖藩又遲徊二年而始拜令　命然則公所以操執槩可知已嗟乎時平事恬曳王拖金容與巖廊傾孰不可能耶若承艱排阻扺擣之權定於斯須遲之則變殆百出稍不中則唇吻吸歘咎歸一人乃聲色不揺上下不驚而銷萌絶由動協機宜知名勇功吾所不居俾知者當之輙昏勇者攝之輙餒此其材可數數見㦲假令如公者不拘以資序蚤授節専制一區其所表見不一日

千里哉顧猶使淹滯伏櫪與群駒較尺寸也嗟乎計外矣雖然鏌鋣之鍔豈淺出匣哉公既發硎試割矣其銛利可遽已耶余將需其末鋭於兹行也於是藩臬諸大夫屬復有言輙以雅知公者識之如此若夫在陜及楚施置之績盖公緒餘細事又儕輩可跂而逮者也兹弗叙云

贈小海馮公叅政廣東序

庚申秋小海馮公副憲楚臺既秩滿當赴考績楚之撫臺陳公御史臺姜公謂公績効異等爲特表于　朝願少留以恵百姓於是馮公之名顯　闕

下居無何報擢叅知廣東大政濵其行也藩臬諸大夫相與載酒擊鮮將為詞而祖于江屬復致之復猥無狀竊好談先生長者之行每讀史至往代名碩端凝長厚若司馬韓范諸君子輙欣欣嚮慕焉以為彼其樹勲名於竹帛者有自也紀傳所稱賢豪之吏鈎擿姦伏風標煇赫乃大雅君子或置不道焉何哉左其器也復自通籍結契名流求若而人者葢難數數睹已馮公昔為選曹屬大司馬復從公後顧縮朒褊瑣所操菲薄而公渾璞自珎山蔵淵納竊私謂公長者一時同舍郎咸識其為

希世之珎莫窺其器也至秉間致密共策時事談
利害或與之抵掌古昔上下百世則公亹亹謣謣
出胷中之奇洪洞軒烺周悉顛末試使鉅儒法吏
指畫其旁未之能伯仲也又其讜厚知己自許者
時不吝披腹規過用是得親公者率自慶蒹葭有
所憑云嗣復来楚又幸與公周旋切劘其所事事
卒毋近名徼恵脂韋改錯以比周於人而兩典臬
符廵武昌飭江戎咸秩秩稱理部使者嘗目公曰
君毋妄說人人亦不背君黠猾之吏咸訢訢從事
回遹以相欺者毋聞焉夫清易耀直易刓先民有

言三德之用人所難兼公斯無愧全德者矣顧弗謂甚難者哉昔尹吉甫之贈其同官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夫溫惠直清語德兼也而風儀端率之化被於天下者溥矣今海内多故民所覬於上吏者甚厚嶺南故稱富饒頃緣枹鼓之警朘削荐加珠璣海錯窮於淵綺縠文錦窮於鄉惠綏拊循之效不深有徯於方岳之大夫乎公茲往其有甦矣

天子仁明加惠海㝢寔弗以溫惠直清之德私南粤人行且都台樞以揉萬邦聞四國同官之思庶

其慰矣詎無碩好之音被之無斁者乎復也媿匪其人也

婁山周公擢四川參議序

婁山周公之僉憲楚臺也盖四年久矣初秩滿當赴考績　闕下御史臺及中丞交薦留之謂僉事某才惠績在百姓臣等為百姓請令其上計簿于司功氏勿與計偕　制可居數月又以年勞用司銓氏言擢四川參議檄既聞楚臺諸大夫私相語曰登雋陟明懸格以待非常者明世之典也婁山公久於楚勳庸既懋積矣乃猶循資叙功以常調

進耶夫蜀道險巇去國益遠六月徂征何從事獨賢也爰咨其故于憲伯西谷李公李公曰天子待非常之意穆乎遠矣夫甸宣九牧布上恩德致之荒徼者非方伯乎若揆事賦政訂伍與置之利則在參政參議矣是分岳牧之責弗輕畀之也矧梁益之區雲棧千里沃野重關斯天府之國也兵革之役實遍諸路而彼獨安枕柔懷之道貴在拊循綏養之而已非所嘗試惇萬練習之賢孰稱任使乎婁山公初以進士令進賢進賢故江右劇縣而巨室鱗集急之益撓阻故令進賢難公

臨以經生剛弗爲吐咯米鹽之務而敦風率之教三年而縣大治故所撓阻者咸畏慕而聽之無敢譁者繼以司寇郎理漕刑淮揚之津慓輕黠猾攸萃唇吻易起故司漕刑難公勑紀明憲靡茸之蠹關市無閙焉及憲楚臺分部江防襟扼留都保障湯沐上游之寄重矣藪澤椎埋孽芽易萌故治江防難公鎮以雅靜無事則以令進賢者施教化有事則以治漕者詰弭姦慝于是萑葦之盜率屏跡而狴犴屢空矣語曰庖丁操割餘刃斷犀即諸艱已試之效奚施而不可哉

明天子序展功能優嘉勞勤晉拜垣翰而分藩於靈勝之區蓋逸之也峨峨濯錦瞿塘劍閣之奇公且擁麾騁覽抽筆而賦篇章據案而問疾苦殆可兩遂而無鈌矣尋起卧治登于樞軸薦躍通路上承簡注計日可致也惇篤練習如公肯竟使久之於逸哉雖然公所操執余窺其槩矣豈以登叙之遲疾而介我襟抱者也于是諸大夫灑然以憚因以其言屬復授簡往送之曰公毋忘李公之言與明天子簡待之意

贈鄧山章公參政西川序

今南方諸鎮非所謂四郊多壘之時與自古稱兵革之擾者無如楚蜀以今楚蜀較之吳越閩廣蓋燕然樂土矣且楚有衡湘九疑洞庭彭蠡之勝蜀有岷峨劍閣瞿塘濯錦之奇二鎮之壯覽尤相埒頃年士大夫咸喜吏其地謂之勝遊然楚俗皆窳此歲屢侵而徵材借兵使者相望于道五溪黔酉之閒蠻苗錯居徵擾尤劇不可謂無隱慝焉是亦未得爲晏然也惟蜀積饒而民附雖徵調有及亦不足以困之其盜且勝不特過諸鎮視楚或右之然則蜀道之險巇固今日之樂土矣是歲春　朝

會既畢司銓者録藩臬治行之最與其年勞先者以告于
天子請次第登進之於是鄧山章公憲副楚臬既三載其攝行憲使事且半績勞而治冣詔懋之官參知政事于蜀其地盛勝既人所樂遊而參政官尊而地益峻宜公深以自得命下之日群僚方以爲慶而公蹶然曰是未可爲得也公于時四世重慶人所罕遘蜀去楚近去三吴數千里而遥不獲觴綵于其家或疑公之所爲未得在是公曰不然吾遑恤吾私哉方海内無事雖窮荒絶徼閭巷

之民皆得以擊壤高枕吏於其地者亦因民以自便卒歌詠恚猶於山水之間不特楚與蜀也今吳越閩廣素號拊循若轄而盜矣薊遼山隴之間又頻困於黠虜矣近畿之民相流亡於工役戍遣矣此豈無故其由来者漸也且蜀之可虞其去諸鎮不遠也其不暇給不下於楚顧其險僻少蘇不如諸鎮之擾與楚之疲耳而得遽謂之晏然哉夫民猶水也時疏其淤而防其濫猶懼其潰也而今之為吏者不然衝潰在前而莫知塞沮洳方甚而弗加疏及其奔突四出懷山襄陵夫然後持衣袽以

禦滔天安得不重為民禍哉今日諸鎮之事較然可睹已夫安知異日之蜀非今日之諸鎮哉且雲棧之固巴峽之險承平之所謂奇勝而虎爭之候所垂涎而先及者也烏蒙芒部諸夷之狡碉門松龍諸番之猂往亦屢出為梗矣邇雖稍馴又安能保其必無潰耶國家閑暇及是時蓄儲除戎銷萌固圉以防其奔決潰突之患而不蹈諸鎮之轍則夫叅政者固已分方岳之專責矣而遑暇豫獨樂吾私哉時楚中僚好莫不服公之言而戀其將速乃走使荊南屬復識之以風當世公起名進士初

爲南司寇郎讞决稱平某以國子服官門下目其詳繼守滇南有惠政玆憲楚某適以命至又得朝夕親切劘之益其爲政簡静先大體工於詩歌所至賦詠嘗治翠微堂于司署左可占其風致夫以公之高雅而銳志經濟先事知豫乃如此豈非宗社之棟石也使今日諸鎮當事者皆如公則雖兵禝如吳越閩廣何患哉

送兵憲井居成公之臨清序

海陽井居成公之擢兵憲往臨清也自襄陽抵武昌會藩臬諸僚友辭焉余往謁于高明堂因賀之

曰今天下之稱地險者有幾國家必設憲臣飭兵事以防之故考兵憲之設則天下之地險可次第舉也西北逼胡虜西南逼猺獠而東南倭夷犯順吳越閩廣之閒戎馬驛騷凡任兵憲于三隅者皆夙夜疲于奔命惟臨清地居中原境內寧謐無大梗所患者草竊姦宄鴟張狐跳于郊坰耳兵憲固可坐而制也以公居之萑苻之盜將屏迹矣職事不益裕于湖北耶公曰不然夫機藏于隱患成于微明哲之士必防其漸也臨清當齊魏燕趙之衝北接衛河南控漕渠兵家所謂衢地者是已自今

日視之襟喉　京邑誠重鎮也設兵備而以重鎮寄之将使禦寇安民通漕利國爲根本之慮至深遠也頃年慮嘗有窺伺之萌矣所以練卒伍利器械固封疆廣屯牧通商恵旅譏察非常者當爲深遠之計非徒恃目前無事而已茲以往曷敢以暇逸耶余聞其語聽甚竦退而告同列諸公曰應變成務之難不獨求于才猷盖兼資于風節也若井居公者其殆兼之者敟與公前以名御史居臺中崚崚多清議及持節按郡國刺擧不避權貴人咸擬公臺省擢矣乃僉憲江右歷今湖藩少參澄清康

阜之績隨地表著者既踰再考而公居貞裕如濬
勵彌篤茲而赴重鎮飭兵防又將有嚴有翼為
朝廷豫不虞之備樹無競之烈駪駪然恒若不及
者此其才猷卓犖風節清勁志存　社稷心懷忠
藎應變戎務惟以圖報效于職事也而奚恡情于
登庸之遲速哉雖然夷虜弗靖行就殄滅
皇帝神武振揚留意臨戎之臣苟有建立多異格
叙用故今兵憲每即超陟中丞寵任之也公行茲
其地矣諸公皆曰予知戎公且又知　簡在意也
其書之為送行序

贈少郭雷公憲使浙江序

國家康乂宇內漸摩以仁義之道其官人也亦率是二者積日絫功而絫用之仁主德義主刑是故王畿六卿之中置司寇司徒而侯甸之有方伯視司徒監司視司寇既宣布德意以綏牧拊循於平時而又章之邦憲防其有犯而鋤擊芟夷格其姦而弗滋其逞其職辨而其事常相通是以累世熙洽五兵不試而疆場阜安則仁義之積效也乃者瀕海無良外連島夷蠕動匪茹吳淛閩廣之閒靡然驛騷頻年毋解傳曰毫末不扎將尋斧柯然則

始之弗戢咎將誰諉哉
天子神聖軫念江左兼資文武以撫罷殿邦於是
藩臬之司必擇才効異等者以充選而任罔弗勝
已是歲秋會浙江按察使闕冢宰以湖廣左參政
少鄣雷公名上請　制報可公踰月拜　命戒行
故事寮宷有贈方伯傅公間以屬某謂某以文為
職且將隷公治也某猥不文烏足以稱斯役哉竊
聞之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陳于時
夏允王保之又曰民亦勞止迄可小康式遏寇虐
憯不畏明夫不求弓矢干戈之士防姦保治而必

民懿德以布于四方勞止之后不亟其功惟謐無良而寇虐自退者何也蓋柔遠能邇治貴弗擾而軍旅耗病急於和民仁綏義裁此先王保大愼艱之訏謨也公昔爲司諫居瑣闥封事名天下繼參議湖藩分道鄖襄時舉玄岳神宮之役監以中鐺費累鉅萬而工不集公惟秉節率下蠲濫剔蠹踰年工竣而民不擾頌溢鄖襄間及更憲副參方岳所至咸畏而懷之謂懿德之臣非與茲且釋錢穀而秉紀法易敷宣而專禁詰昔以仁今以義昔以德今以法取所蘊藉而時施置之以保王治以遏

寇厓浙之民不永有攸塈哉夫浙故沃壤樂區也而刁斗不休徵調餽饟不息民之嗷嗷盖不特荆棘生焉爾已其黠猾叵測窺閒以逞而奸治者不少也甚或坐巨孽于嘉園靡歲月而莫知恤此其故豈細哉童牛之牿在豫其防豶豕之牙必遘其會公知之審矣兹往也秉機握時銷萌絶由畢邦憲而施德意俾強者攣縮弱者安全余不於公懿德而誰望哉夫大刑用甲兵次用斧鉞次用刀鋸刑至於甲兵斧鉞為力難而收效鮮矣公固以德為威者也行將溟渤不波畫象而不犯以大沛吾

明天子仁義之化美浙之民不永有攸塈埶其不
佞盖將傾聽而跂俟焉

贈方伯近山傅公入　覲序

令制三歲朝會令郡縣長吏各薦其屬持計簿從
方伯觀察使綜校勞伐率以入而校部院於是冢
宰偕御史大夫始考郡吏之治行於　朝而聽廢
置于
天子然則
天子之舉措寄冢宰與御史大夫冢宰御史大夫
之殿㝡郡吏寄方伯觀察使郡縣之吏其係於方

伯觀察使者重矣是故綜核明則舉措當而三歲之內郡縣以理不則汚墨陰鷙吏咸得自固而天子之德意不下流矣今天下諸路去王畿近或一二千里遠至萬餘里郡縣小吏三歲鞅掌茹辛攻苦以期尺寸之効自達于冢宰御史大夫然而得達者吾不知其幾人耳矧能叩

帝閽而達

天子知哉楚居南服封域數千里環江漢而郡縣者以百數陸轅澤徵窮年不能遍又其俗呰窳漸

沐

聖化雖越百年而椎埋剽悍之風未盡革吏

玆土者鞅掌勤若守歲月以効尺寸莫不期自達于方伯及觀察使然而得達者吾又不知其幾人耳矧能通部院而受冢宰與御史大夫知哉是歲冬大方伯近山傅公以明年元朔將赴尚書期會

朝京師而述職于

天子余晚進職謭不能知公然竊聞公居中臺久風采籍甚往監山東諸郡國雖以憲度從事而溫惠愽達未嘗作威福以捃摭群吏比歷臬藩爲鎮以盛一廉靖不以催科文致之能延賞其屬下而進退之然則玆行也吾知惟賢與能審官惜才

郡縣之吏無小顯側莫不騰踔清路咸以尺寸之
勞自見于冢宰及御史大夫也審矣其有阻于遐
遠與呰窳之俗而趦趄下僚以自汨沒及不才惡
德壅塞
天子之膏恵者罕矣時方作觀闕
上豫勑將作聿新治象光述職盖將收謨慮以恢
鴻業也而公適遘其會且所綜核舉措懋裨
聖政吾知其積勞崇望將必遇之　當宁留愳銊
司衡秉軸以進退有位而式序之然則不特楚之
郡縣吏有所屬頼於公而天下諸路之郡縣吏阻

於遐遠而不得以尺寸之勞達冢宰御史大夫受
賞於
天子者自今其鮮矣其非敢以公私𣏌故於其行
不以褒表寵錫者為公賀而輙以其登進闗治理
者為天下慶云

贈憲伯是堂俞公入　覲序

方歲戊午
天子咼新觀闗以總延攬於是登嘉紀瑞握圖覲
嶽明年元朔百辟来同適敷慶讓庶幾虞庭之風
蠻夷賓龍讋入表承徳焉𣏌故

帝鄉也郡吏小大至者臬使率而聽誡于
天子簡其殿最汰留之諸以法從事至嚴已是秋
晋陵俞公以東藩叅政攉憲楚臬甫至屬舉士既
錄雋俾與計偕已乃請赴期會脩述職葢公居是
才四月也而勞勩藉藉矣其羣屬自相謂曰令幅
幀踔遠宜無踰楚屬僚僅僅獲澌沐大夫之化未
詣庭謁者尚大半校第勞伐顧大夫少貸焉以達
司功氏而考于冢宰又楚比歲侵使者徵木相望
於道即毋能一二獻琛
帝前今百司震慴靡遑顧大夫廉其屬狀若媮若

勤爲將作氏品騭以需功允其亟哉喁喁群望蓋
帷大夫是屬時山陰張子從諸大夫觴後因執簡
進群屬之言于大夫曰顧公圖之夫憲禮正刑策
勛布德者
天子之事也考職賦政簡賢詘回者冢宰之任也
圖事憲功發邦厚下者方岳之責也顧公圖之令
天子屬精飭治嘉會元元壽考彌蔫自昔與于故
都習知閭閻民事之囏而綜核群吏澄汰衺邪犁
然當于人心茲且闢門廣聽登計協謨用新耳目
既旅庭納贄公將次第陳楚川河之雄陵宮之閟

菁茅魚璣之饒楛羽砮丹之侈賦湛露而申寵光
受享于
天子矣然則踔遠之小吏茹辛剸劇鞅掌不逮之
狀公得無意爾乎公爲郎比部日近
天子繼補外爰自茲藩始且三載淹也其渥有舊
德於茲楚人而又闕肆賾業篇什所流屈宋斂衽
所謂登高能賦非耶逮今數歷四郊涉吳越歷齊
魯遼薊之墟駿茂之澤半於海宇而楚實肇基焉
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維
帝其念哉又曰有馮有翼四方爲則于公有焉假

令
天子疇咨耆舊簡任端碩都大位而輔鴻業宜莫
先公矣然則陳民疾苦以植群屬而圖事功柔能
悖允之計公又得無意爾乎

贈松屏謝公叅政廣東序

明越當浙之東偏睥睨溟海島夷屡出没焉往歲
無備倭奴輙猖肆飆蔽海上
先皇帝患之乃命憲臣分道居鎮旬宣詰武然而
振厲者多事重厚者恒少功海徼罔輯嘉靖甲子
武昌松屏先生謝公奉　簡命以兵巡副憲開府

越郡初至島夷搶攘剽掠公曰得無司牧者煩民以逞抑姑致之耶爰下令諸司慎毋驛騷齊民亟修弧矢之備於是所司奉約束寬傜緩征甃城堡繕樓櫓靜以養動民不見刁斗之擾而島夷亦歛手喙息三年而海波不揚秩且滿當赴考績撫部御史臺特表于　朝乞少留以惠百姓於是謝公之名顯　闕下無何報擢祭知嶺南瀕行越之鄉大夫士相與載酒擊鮮為詞而祖于江復敬受簡竊聞之先民有言清必耀直必刿皦者易淄溫者易頹三德之用甚矣其難兼也往代名碩端凝長

厚淵猷駿烈如司馬韓范諸君子彼其樹勲名於竹帛不有自耶若紀傳所稱賢豪之吏鉤摘姦伏神舉霆擊其風標何煇霍弐乃大雅君子置不道焉器固有足左者矣公昔為地官大夫臨江二千石復皆得左右從公每慙所操鄙薄而公渾璞自珎山蔵淵納所事事卒毋近名儌恵比周以求合至捄時慝剔幽隱拊循千里出胸中之竒旁午不撓瞬睫皆給試使法吏名公指畫其旁未或與公爭雄長也又其氷蘖自茹厭終維始斯非所謂兼三德而並用者與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

懿德陳于時夏允王保之大夫不求弓矢干戈之士防姦保治而必求懿德以布四方者何也盖柔遠能邇治貴弗擾仁綏義裁此帝王保大慎防之訏略也乃公其副

上德意加惠元元者篤矣嶺南頃緣枹鼓之警兼以徵發珠璣海錯綺縠百物之産朘削無盈綴戢而惠養之不有徯於方岳之大夫乎公茲往其有斁矣

令天子仁明倚公清直溫惠懿德之臣風于時夏行且都台樞酌元化以和區寓然則海徼一方之

德又焉爲公多之也

贈郡憲濾濱張公應召序

皇朝重臺諫之選每

詔旨下銓部核諸路所憲郡及令縣績效異等者

省每數人疏名以請

天子可之始以公車徵入儲拜斯固

宸慮訏且遠哉夫諫官居掖垣補袞闕御史臺轄

車使四方廉吏民爔惡利病均

天子耳目也向微歷覽疆宇周知民疾苦與吏賢

不肖其所裨益尠矣

天子起自郢都知民間幽側狀凡所舉措犂然當於人心是歲用臺諫言登用新冢宰而使汰留京朝百執事既竣即　命銓司傳檄諸路促召茂異晋司臺諫兩浙列郡諸可舉晋甚衆乃登選則吾郡憲濠濱張公上虞令長喻齋李公二公之外無預也豈故靳其用哉二公端凝渾雅泊於進取冢宰進退人士崇恬抑浮斯二公所以進也今宇內脏之瓌琦卓犖之流苟脂韋倖刺襍進于庭賢者未必舉不肖者毋絀也則士曷勸哉銓衡升沉百官臺諫甄采淑慝而上下其論議於

天子左右其權相埒得與軒輊可否二公之進若是矣他日出入瑣闥埋輪當路其風裁激昂當不足為志士樹風張幟哉余竊為

天子中興跂足賀矣時越之造士秦君輩皆濠濱先生戊午秋所登薦士方圖所以贈先生言者閩余說而傾信之因謂余曰先生關中豪士笠憲吾郡氣和而動臧知高而政平視所居恂恂儒生而鋤強排梗屹然不可奪暇則登稽山進諸弟子員嚴功令時省月試之士斌斌知奮德先生者殊至焉夫清易耀直易激溫易刻三德之用難兼昔人

所深嘆慕者也先生可謂無慙全德矣嗣所樹建奚翅臺諫無難爲也公真知言哉余兒元忭沐教尤深爰以諸君命請受簡以獻于祖道

贈喻齋李邑侯應　召序

皇朝經制郡縣慎簡牧長率以甲第之英聲施海宇者出試縣事迨秩滿績效懋著監司奏計太宰敘而進之　詔諸公東補掖臺之缺均內外掄箒效也辛酉夏上虞邑伯喻齋先生李公應　簡命當行復適自楚臬移江藩便歸單廬值公戒期將發先是戊午公入主棘闈所薦士雲川則予仁嚴

君治邑所校拔則道元朱君汝敬謝君皆江左譽髦之選而吾兒元忭亦竊附諸君後諸君感公氷鑑能得士又沐浴教貺戀其行而無從挽也先余檝未至介紹以請而屬忭兒朝夕促筆焉復愧倥偬又猥無能為役乃諸君感公之衷則復與均也夫安敢辭竊謂公肅穆恵和端凝敏斷之政其被於浙以東者既三稔矣而臺數薦司功奏最　當宁嘉異等之效而虛席披垣亟登進於左右士頌民謳喁喁載道夫又奚俟於余言嘗聞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三適謂之有功廼加九錫我

國家造士於庠序而取之以科目鄉遂大夫不得專貢舉之選然振育陶作之功懋矣每當大比則臺省較量聲實檄集其著著于文闈品士取舍不特相參實倚籓以外為重焉然則今之郡縣大夫雖令甲不專預貢舉而所貢舉士實與成周埒也矧公明指忠貞之彥其登崇盡出時望即吾兒不類公日所礱礪甚至也茲以往諸君子各樹建以對

天子當不有如群雍多士濟濟通寧兎罝腹心大造王室者乎則諸君子之答公公之能得士益彌

章矣

天子明聖凡功能自見者莫不騰踔清路乃公得士功即所稱周之三適不足為嬈也有弗一日都樞秉軸以彰　殊錫者哉夫大匠之初構材也尺寸必甄收之及其棟明堂柱觀闕則豫章楩柟皆引繩施墨毋使勿當其用公今日正收尺寸以示初構耳行且懸掖垣居銓衡進退百執事其肯俾豫章楩柟抑鬱於匪任而勿當其所展者哉復豉足為天下賀矣爰命兒忭函書以復諸君侯徵於他日云

贈憲伯游公讓溪涖憲臺序

士大夫節行功業所爲端植而崇積之者其難有二在恬静在奮勵夫恬静者貞而潔身奮勵者毅而任事其事不相侔又難乎其兼之誠兼之矣豈非用世者之弘軌哉余無狀得奉其下塵至驩也讓溪先生游公初自大行拜給諫給諫要官也循官資立可致省寺無何以憂去既終制不赴闕盤桓于發源山中者若干年辭榮而躭寂何心哉黄扉青瑣志有所未安則荆門竹徑山人而已矣山人之樂將終其身弗諼也當路者以賢能薦知

已者以報効勸之則勉起起而辭侍從乞外補願驅馳効消埃焉因補江西憲副往南赣飭兵備南赣紅之上游當閩廣之交賊巢攸叢幕府所委重者惟兵備難公毅然奮曰振威武靖寇攘職也孰挑孰避而弗畢厥心耶則晝夜怔怔了兵備事弗爲憲副謀也進秩叅湖廣政分守辰沅辰沅楚南徼酉陽之衝密邇苗黎幕府所委重者惟分守難公毅然奮曰整糧儲理牧政以佐軍興兼賛採木職也孰挑孰避而弗畢厥心耶則晝夜怔怔了分守事弗爲叅政謀也以余耳目所睹聞公于二者

不兼之哉夫其能兼之者何也學之力也公生于滎陽之鄉淵源所漸敬承先哲故銳志性命之學居貞秉毅退而潔身進而任事皆其志之所早辨也節行功業特隨地而表見耳余昔在京師嘗瞻承風采逮今視學于楚得為同官下塵之奉心誠樂之已未春　詔擢按察使總湖廣臺憲維時藩臬大夫咸謂臺憲之長職在奉法以廉訪吏民貞毅如公所任者又易遂矣且官轄而仍楚臺方喜憑式之不遠也屬復為之辭迎公于官亭某乃論其志學而申贈之且徐覿其任之重者

贈少叅伯忠庵柳公序

近世學士大夫為官常之論僉曰廉訪者法也法主義必精深強毅者宜為之旬宣者恵也恵主仁必博大慈良者宜為之然則藩臬之司竟異治耶復未聞居是官者必易人而後理也夫法非偏刻也恵數而裁之以法則法行恵非偏縱也法立而加之以恵則恵振必有博大慈良之心然後可旋之以精深强毅之斷法行于順比恵振於明决二者恒相濟焉而非相悖明矣忠庵柳公舉庚戌進士筮官刑曹歷數年出僉楚臬皆法官也初公辭

闕下特勑分部承天承天　龍飛之地園陵官府
在焉輸將徭役數倍于諸郡百姓疲于奔命甚矣
及公以醇篤端凝秉憲駐沔陽久周詳庶政練習
朝章持大體不擾以苛細時值歲侵蘇息困窮拊
摩鞠育如烹小鮮兢兢焉惟恐傷之郢都之民視
公不啻父若母也居四年是為嘉靖庚申　建議
廉公按部有保釐功法官而惠宜久於湯沐之鄉
為
聖天子輯和其黎老也遂擢少叅伯移駐會省俾
加惠元元無廢成績潛沔江沱之間鼓舞謳頌幸

使君再守其封疆若南人之獲召伯欣欣然慰矣客語余曰法可以惠成嚴可以寬代耶余曰惠在于平法越法而別爲惠非也寬在于本嚴弛嚴而刓爲寬亦非也公在郢都驅除貪暴禁戢殘梗保安善類其所以綏懷小民者惟法之嚴耳易訟元吉利見大人言有剛中之德也余所謂博大慈良之心精深強毅之斷惟大人之剛中者以之公其有焉他日都台秉軸法立於清朝惠徧於九牧寬而制嚴而不苛豈特二司之是冝楚人之蒙福已哉由前云云殆非所以覲達士也諸大夫謂復知

公之深且明于寬嚴之劑也属書之以徵其後

赤城僊客序

穀所黄公憲越郡涖三年久矣
天子嘉其勞量移章安階殊擢也客有談者謂公
名御史出典藩憲浮湛州府有年矣不當復為郡
章安僻在京師數千里外賢者不宜滯之如積薪
且遠
天子山陰張子復解之曰若子之言所謂守窔奥
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覽昭曠也夫達觀者窮目於
宇宙之遐跼蹐者較步於風塵之末彼所趨者殊

也騏驥騄駬世每鮮知而終不與凡駑同其馳騁明月夜光見者按劍而卒不為魚目炫於一時泥蟠而天飛神龍以之周八極含景而流光和玉所以輝荆山也且

天子誠不遠公即公又能詰屈當時與悠悠者競尺寸耶兩浙名區環麗甲宇內宦遊之客有竟所至不獲一到者昔徵之郡朝露晃大誇蓬萊之奇長公平生轍迹每遵西湖之勝公所遭者蓋類是矣是故晨興就理而湖島來賓開顏簿牒之煩日昃散衙而烟雲滿榻坐醉樓臺之富擬案而霈秋

露含毫而賦春陽貞元才子能過是耶將下蓬萊躋赤城扣瑠臺餐醴泉霞蒸雲湧搴帷而收之矣即長公所涉西湖果有是乎否也雖然殆不及焉元白在淛詩筒踵至蘇黃游楚賡唱盈篋當斯時也或阻羅剎而動淼茫之懷或望洞庭而興宛在之嘆安得昏旦並事詠哦一堂如公與岑使君者哉方公珥筆留臺屬使君侍從青瑣諫草駢章湖山並轡翩翩詞翰花鳥均愁燁燁風裁鷹鸇雙勁鏡湖雲物已多夙遘之緣回浦江山獨邁冥搜之興邇雖暫違聯鑣行當並還上關彼四賢者第令

與公並生歆慕之能自置耶即榮進遲疾匪公仳仳焉營之信矣于時談者逡巡而退公乃長嘯揖張子振珮而東

味菜序

昔淵明居潯陽雅好菊則津津然志在菊也茂叔居濂溪雅好蓮則津津然志在蓮也故神之所交情隨物異桂椒信芳而貴丘園者膚鄙之菰蕁小物也而君子思之輙回其車好尚之致殊也予從兄某先生居耶溪之湄雅性惇朴於天下之物無所慕其先君樂翁嘗闢數畝之圃結搆亭榭歲時

伏臘盤桓其中予兄思先君之澤平居茹菜于圃超詣其趣遂號味菜客有過而言者曰先生進無所求退無所羨卜處藪澤將厚給以自怡也況力能致乎富以居身非名也矯以違衆非義也先生嘆曰嘻客蕲吾好乎然予嗜菜誠不在菜也予觀當世之士朶頤饕食酣酗沉湎以姿耳目之欲或傾累世之貲而博一朝之樂溺細娛而忽遠圖君子非之抑詎知巢林僅足於一枝飲河不餘於滿腹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貴自適也故如其義則採薇不羨于林肉非其義則鍾鼎有慚于烹葵

是以康侯擎節於信臣之言昭明賞美于河東之貢誠知言矣山谷有言常令士大夫知此味勿令天下有此色予佩其言輒加惕焉茹其甘則思菑畬之艱茹其辛則思締造之勤茹其澹則思考槃之節茹其美則思朱門之憂茹其根則思田野之苦其味彌窮其思彌切此予所以嗜之而忘厭也客曰有是哉彰朴以淑先孝也敦儉以永世仁也預而知危佚能思始智也約而非戚樂而非侵禮也居山澤而懷廊廟之憂處林壑而有海宇之志義也可以觀德矣懿哉樂翁其終不朽乎乃聞其

說于予予於兄之行誼竊有慕焉嘗欵摛文以宣其休而十年之間奔策鞅掌未遑也迨伯兄西樓汎月言歸遂繪圖而敘之

送深上人住持天衣寺序

天衣寺故在法華山之半去雲門不數里許晉僧曇翼嘗於此卜蘭若以居而誦法華致異應義熙中因以為寺至梁有惠舉者以僧隱武帝徵之不至太子昭明遺金縷木蘭袈裟以榮之遂更今名山列十峰溪廻雙澗氣象盤鬱林壑虛閑蓋邑之最奇勝處也自晉以還衣冠東徙高士名流萃

於此梵宇崇飾樓觀相望歲時伏臘都人競集元季燬于兵火入國朝寺僧曇敷屢建而圮嘉靖間僧德瓚者性古樸而志銳興復竭其力營搆殿廡聿還舊勝深上人其孫也亦樸而嗜文余昔抱藝山中樂從余游相與衝雲躡雪躋嘉林坐磯石陶然共適若脫樊籠而超塵境也迄今逾二十年余釋褐客京師又十年風塵奔走蓋將追步其昔而不可得已是歲之春上人始以予故挈囊走京師予詢其舊山川不改林壑依然而臺榭舊觀半落于榛莽閒矣豈興替倏變耶抑高士名流奄弃其

勝而地遂湮耶予謂老佛之興替亦關世道之盛衰方國家治平四民安業徵輸有經井里之民各辨其力而不覬乎其他於是二氏者得安處其宮而談玄入空以自適高士名流亦有所托而寄興焉及其有事也則不然穀粟絲枲雞豚之産不足以稱上賦而四民之強者又從而凌弱之肉以自庇其供於是二氏逃生以避歛且不遑而遑治其室廬哉然比其終也豪猾盡弊機桴不保而二氏之衣鉢蕭然獨存高士名流又咸從而棲托以避世然則二氏之教於吾儒信無裨矣至其所自治

宮宇及其徒裔吾儒爲世道計者獨可捜逐而窮
廢之耶余感昔愴今而又憐釋子之窮人人得以
攫其弱而食之也因請于大宗伯𢼸爲此山住持
界之冠服以率其衆而書其言以貽之歸

鳴玉堂稿卷之二尾

# 鳴玉堂稿卷之三

明甘肅行太僕寺卿前湖廣督學副使山陰張天復著　翰林院修撰不肖男元忭謹校

山東左叅政門人陳文燭選梓

## 序類

### 賀南明諸公五十序

余弱冠時邑有長老善測氣嘗呼余言治城龜山當郡之巽靈秀蔚發設助以卓筆法當於龍年出偉男子魁天下作相遂倡其事數年浮圖成時南明先生諸公纔十二三魁梧秀朗擅文章節槩識者默以測氣事屬公不十年公遂舉於鄉又十二

年爲嘉靖丙辰公試禮部第二對闕下

肅皇帝奇其文親擢第一人於是侍從　密勿輔

穆皇帝於潛邸嗣　御極日居經筵又六年

今皇帝萬曆改元爰晋少宗伯再晋少宰年甫五

十旋當入樞筦可謂黑頭元老矣嚮時測氣者之

言不遂驗耶祝公者舉中朝徧海内而余最不類

獨見許可於諸生間晋侍鉛槧迨舉於鄉幸殿於

公兩人者遂莫逆而頃復幸以姻連則祝何敢後

已而慙不文謂不可以塵宗匠躊躇者久之雖然

余盍竟無詞以祝知已哉方公事

兩朝纂述啓沃勞苦而功懋矣當是時朝士拭目
天子改容而禮之公亦孜孜焉委佩而曳屐不得
以自逸是爲周之史佚端筆而備問其職也乃今
位日崇責日重少宰至元輔四五中人耳而
至上英斷舉爕調歸館閣且當希夷濛朴之會則
四五公者宜有以和之和之非徒取諸迹也必務
凝我之神然後可以默感而通徹是爲周之三公
蓋師保者其職也非史佚事也賈子不云乎成王
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周之所以長久而不墜
繇此路也故曰承者承天子之遺也常立於後者

是史佚也拂者拂天子之過也常立於右者是名
公也夫成王雖幼實明聖然則奚有過耶而召公
保之則惟曰拂過盖亦謹之於聲色視聽之初萌
以長養其岐嶷睿資云耳公端人也生平於聲色
視聽既遠且𢇁盖所謂凝我之神者今也舍史佚
之勤而日司召公之保其遠且𢇁者益進於昔矣
默感而通微以基周之長久者實賴於是
國祚何幸哉何幸哉夫明良相遘天固隲之其應
也若桴鼓之相答而其授受也若傳燈印符之不
爽也是故必有召公之耆德而後可以語成王之

祈天改諸君奭及史世家當其居三公時已將百歲迨封燕與周並傳八百年嘻亦遐盛矣哉何應之奇而授受之不爽也公筮仕至今蓋已合於測氣者圖天所篤生人也其壽履與佐靈長之祚未宜讓君奭誠如是也安知後之人不視龜山爲小岐山哉

奉祝師相存翁徐公六十序

是歲壬戌秋九月二十日我存翁相師壽六十嶽降之辰維時晉總百揆又一品歷四考

上眷禮降特賜璽書褒異錫宴南宮金綺羊酒及

其第至再焉其某以外吏待罪請都下躬覩其盛將圖所以為頌竊復自念曰談泰華之高者多枝辭誇滄海之深者皆贅論我師翁以身繫天下之望若泰華巖巖人皆知所景戴而其渟深斯世也汪汪若滄海納百川潤萬物曾莫窺其運動某雖欲效封人之祝以狀高深之量將奚所施言哉雖然某自弱冠為諸生翁方視學下浙浙之士人被薰陶而興起焉者至今頌慕之不衰而某猥以庸紕謬荷甄拔于儔士之中暨釋褐官祠曹則實翁所謬荐獲廁屬椽一時禮制章度及

廟議大典凡經所裁定者某誠不肖幸面授而心
識之迨翁由大宗伯入相
天子宻勿某又從事西垣日侍鉛槧計某先後竊
顯三十年其不預左右相周旋襲步趨者時亦無
幾仰惟碩德洪猷載史冊名旂常者宜彰彰懋著
顧某服膺訓沐恩覆於及門者為冣渥而窺蘊奥
志儀範視同朝為冣稔且詳則又安能已於言哉
蓋嘗稽之自昔英君誼辟肇興治之運延萬世之
業則天必畀之元老俾之壽考以共成熙皡昌明
之盛若詩書所稱皐夔稷契伊傅周召非皆皤皤

者碩邦之老成者耶夫所謂老成大臣者非以其急功計效集事於一時而以將上美持國是培養元氣永賴萬世之為難非以其矜能炫技競聲彩較尺寸於群寮而以斂天下才任天下事引善類廣忠益之為難非以其矯亢絕俗沽直自好而以忠誠勤懇轉移感悟委曲調維迄能竟偉續福四海之為難以其觀於翁良克兼有之矣初翁在史局以言事外補閩浙豫章之境車跡殆遍敭歷既有年於是機務之緩急閭閻之利弊罔不周知故其居政府遑遑旰食日以體國憂民為心今〈

皇上以精明獨斷運治而翁佐之以渾厚凡
廟堂建置百司興革邉鄙籌劑皆以嘉猷入告疑
大計決大疑不動聲色而天下悉蒙其庇是所以
扶國家之元氣者甚厚乃弘綏茀祿膺
上帝所隲賚以為國倚毗故自少壯躋通顯負重
望番於四紀其鴻才茂略夫孰有出翁右者而翁
恂恂謙益遜碩膚若將弗有朝之卿大夫每有揆
議必虛懷采酌期於協恭無使不盡其說下及韋
布賤士苟挾策來扣必吐哺延納終日無倦容於
是卿大夫興厲翼之風庶士切奮庸之願舉曰休

休我公誠千載一遇也其忍負之乎是所以樹國
家之楨幹者甚廣比翁為卿貳已受特知于
上庚戌秋虜騎南牧即夜分促召造膝陳對謀策
常出廷議所不逮中使黃牘日每數四迄今歷任
彌久眷注彌篤然而中更危疑患難獨展荀稍存
悻悻者且將弗安其位矣蒼生望而翁特以赤心
自許貞而不諒和而不流用能簡在
帝心進陟元宰大展夙抱以弼成中興明作之治
蓋其慮甚遠而造福于兆民也甚大若我師翁者
古之所謂名碩老成大臣非耶今天下士庶無賢

愚貴賤識與不識率相望風采交相頌美曰徐相
公文章獨擅崇正黜浮如歐陽文忠清白檢持可
對天日如趙清獻愛君憂國蹇蹇匪躬如范文正
持危定艱佐國大計如韓魏公忠懷和易表裏相
符下逮輿史婦女咸知其名嚮而慕之如司馬君
實茲且專倚丞弼先於百寮海內忻忻思見厥成
霈翁所素積志意將焯焯宇宙與大川喬嶽同其
永長俾我
明丕丕基駕軼三五而翁上與皋夔命世之倫相
頡頏然則天所篤祜壽考景祺是唯

宗社靈長之慶而億兆所賴以躋仁壽之域者也
某敢為門墻私慶已哉詩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語人君得壽考之臣而邦家永固與岡陵並也某
不敏請以是歌于壽筵之上

壽中丞東泉鄔公六十序

夫天歆祚一代之治運則必命之以龐艾名德貞
惠弘練之臣為之宣猷展采殿邦綏民以佐一代
之治功而衍萬年靈長之業詩曰保茲天子生仲
山甫蓋賢不虛生柔嘉懿德天所以迓中興之衡
也又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蓋老成登進此國祚

所繇昌而基業之所以日固也天人交際明良遘
值厥亦千古不偶者哉
明天子膺運紹禩中外百辟率
先帝所嘗吁俞受之漸陶而廩食之者是以載庶
事康建功速而海寓咸乂六年壬申東泉先生鄔
公
天子簡自京兆出鎮兩浙公夙望著臣即牙纛所
指島夷驤首鼉鱷偃鬣簡士恤民烝烝有奇效矣
乃公弗自有也日懋蹇棐之誠表謙徽之節飭躬
逮下采蒭納汙若將有弗逮焉者岳牧服其冲度

下吏諒其赤衷頌聲四集溢朝野矣而公弗自有
也此靡他故天所祚於
宗社者厚故篤於公者特至也夫矯厲者聲銳而
末易摧淵沉者外歛而發必遠此德術殊而功所
繇判也大川之廣匯庶流而爲浸喬嶽之崇伏群
島而爲尊及含氣以出雲霧施而不積潤而不涸
然後雨天下澤萬物公豫章之英也歛滈瀚淵澄
而蓄之爲施積練
兩朝更盤錯糾紛而始建牙策勛連帥東海嶽瑞
星華雲從龍作天人之符可睹已抑公初居虞衡

時會虜犯畿輔羽書交馳酬答旁午甲鎧車戟之
具悉屬公猝辦
先帝英略神斷大臣俱以後機得罪而公弗為動
才敏氣舒集衆廣益用當
上意弭巨寇而措社稷於袵席比出守承天護
靈園調劑上下咸理副楚臬視學政士尤服其精
鑒追掌藩黔中芟武定逆酋之患給餉運籌民不
見徵擾而反側乂安六詔蒙百年之福此其歷試
諸艱貞恵弘練之效彌著矣朝臣於工曹共事久
天復於黔楚追從踰十許年睹其詳尤稔也夫天

隲公以間氣佐

明聖翊靈長之祚培積深故其末益長滓厲久故

才裕量弘其發益遠行且上膺特簡荷明眷𤣥亮

廟謨銓叙羣列展彭蠡之所鍾毓以澤萬物膏霖

天下所謂施而不積潤而不涸又不知何如極也

郭封君榮壽録叙

余生也羸善耿甚不勝衣焉於是慕導養久視之

說求之無從也曁宦轍所經圵窮燕薊南極黔楚

夜郎之墟丹砂茯苓之所窟與旌陽金罍其人之

所宫並擅稚於其地而燕趙於西京時往往以其

術起海上動人主余訪其人於黃冠青笠間庶幾一遇之不可得於術得一人百九歲於玄嶽得一人百十五歲余駭且喜及詢其術則皆鳥熊其頸喙草木其衣食不勝其掾且矯而僅一得之然遺室家畔倫類其享也如是雖遐歷如彼所云視天蔦其禀而黃耇壽考華榮兼至者能有之乎藩大夫定興郭公蕭菴先生鎮越嘗以文翰交余數得承侍因數訊餐其大人叟翁公曰大人今年九十三矣問其世曰士也以其貴累封藩大夫矣問其居食曰不策而行每飯必倍壯也問何以至是曰

忍柔孝讓無他也因授余一編曰榮壽錄鉅公名章述翁之履斷斷詳矣予瞿然訝曰然則人之壽固有不在彼而在此者與夫孝順也順固天之所助也忍讓而柔謙抑也謙抑固鬼神之所福也能弗壽乎壽其修之人者半而篤於天者亦半也已以翁視所謂丹砂茯苓旌陽金罍擅雄於僊曆者誠全勝之亦曷取於熊經木食黃冠青箬爲哉漢時以二千石輒至三公者黃霸劉寵是也以應菴公盛懿苟遇推轂即循資以往不十年至三公無疑翁當其時且踰百歲膺三公封披麟束玉白頭

齊眉所謂簪組喬松者非耶異日者鉅公名章述揚榮壽之盛又不知何如極也惜也復林莽之夫無繇若曩時周覽得一至其地須翁上壽齊封五福之備且乞授所以致此之道若所謂順且抑者何修也謹書此語貽公以侑觴於翁之庭雖然他日有人謂翁簪組喬松者不靳余文為左契耶

古田王公七十序

夫人生白頭壽考癯康而處逸憩吟嘯傲泉石利害不怵于中休戚無牽於世此不足為難乎然而跡阻江湖行慙稱述然閭巷而守蒿萊吾未見其

得也又或歷顯貴曳金紫華其躬而歆豔於其俗此不足為榮乎然而明時聖主遭值不常保榮名而沐休寵始終維艱吾又未見其完也余自登館局躋通顯居京師者若干年跡所睹記生際盛時事明主享祿秩而保榮名百年壽考優游令德者誠幾人哉是宜人生之所為難而古今嘆其希遘者也是歲秋太監古田王公當稱壽之年一時中貴雅與公厚者持幽以文請余既重公之為人而即所遭際又竊有大慶焉公某地人也生當

列聖熙洽之後而童髫膺訬選入內庭讀書中秘
又在
孝廟全盛之年迄于今歷事 三朝幸遘
神聖文明之會簡受知眷日侍 禁蹕凡我
皇上光闡徽猷右文稽古以茂衍中興之烈公皆
左右趨將奉揚意旨宣上布下動協
帝心於是賜玉衣蟒恩綸荐沐寵冠內寮且嘗有
年輒又能覽止足之分每於休沐之暇尋幽探古
清修博討縱歌吟富篇什白頭緋衣咏嘯於名山
絶壑而倘徉自適蓋將游於造物之廖廓而忘世

味之塵鞅者也斯其於利害休戚文孰能往來於胸中耶夫弘謙者福歸履旋者祥集公惟以恬澹抑滿盈居寵利固宜享上壽景福保榮問而茂蕃祿於弗替也茲非所謂既濩其完而復得其全者歟余既為公慶而又竊自幸其遭逢之偶也於是乎書

吳翁八十序

余官祠部之明年春吳君子魯以大行奉使自汴藩還京師過余因賀之曰皇華建節大夫之榮也吳君讓而不荅既數月以勞績擢官司馬選部又

復賀之曰本兵專寄俎豆之榮也吳君又謙而不
荅顧眉宇間似悒悒焉或有思者今惟而問之曰君
起自畎畝釋褐登甲科式序鵷班振績　朝署且
方彊仕之辰也顧悒悒焉靳於懷也何居抑司馬選
部不足展其猷乎吳君曰荷嘉言之辱其不佞則
曷敢不承乃烏烏之私誠有懸系於吾東者京師
去吾越幾四千里其違家君膝下稔且再是歲之
冬且八十矣桑梓易邁菽水難承龎鯢在堂朔南
遐邈其也挾策　明庭干及親之祿固將慇懃於
旦夕之歡也乃今趨從百執事日在

天子左右情固與願違矣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
父其殆甚焉是故曩周河洛之郊每勤陟岵之想
茲專戎旅之役益畏簡書之嚴循陔徒懷眄雲靡
即其獨何心而無運頻於爵祿之縻耶余曰懿哉
吳子居廊廟而不忘其親也雖然記有之無私恩
非孝無公義非忠也君黽勉於庭趨之訓彈冠清
朝策名通籍顯揚於爾親者至矣親之志意有弗
怡然順乎今雖少違觴綵乃較之蒿萊終蹇不及
其親於升斗之奉者何如也矧余嘗奉翁杖屨即
雖耄齡而淑慎褆身步履矯健且四世一堂福綏

慶洽蘭芬王振式燕以康是不特樹德廕門擊壤

堯路爲淸時之逸叟也王氏三䙃于公高第翁將

躬享其隆矣君絃丕闡義方蚤樹休績以光賛

明天子保大詡謨俾恩綸亟褒龍章煥錫以焜耀

于里閈而白頭老親華簪美綬徜徉於稽山鏡水

之間謂私恩有弗全耶吳君始進而喜曰君教我

矣君教我矣鄉士大夫方乞文爲祝僉聞余言爰

過草堂而請曰願志公之言以光梅東之尊俎

聶母張太安人八十敘

儀部泉厓聶子之去國而南也是爲嘉靖甲寅其

年秋會太安人八十九月之晦其初度辰也先是泉屋子儀部秋滿例得封其太安人輙圖歸爲壽乞于師相將具疏以聞師相雅器其才識屢受成

大典當

上意又四郊多役須群策以濟勉留之再三不得行于是奉鸞章翟茀以歸而祝曰某少孤藐不類荷太安人慈教獲僅樹立嚋昔司諫無狀顛躓有年茲幸復叨恩灑躬逮北堂願太安人康介眉壽貽大庇以慰先君子又私謂其友人徐子公遴張子天復曰某自蒙召遣滕下令且八稔朔南寥邈

簡書孔棘不遑將母其獨何心已而給諫徐子乞
覲省得允所請泉厓子益歆嘆曰鴻飛冥冥弋者
何慕耶居無何值郡國疏賀
萬壽封章旁午胥吏詿誤詔逮泉厓子承
上命免官束裝欣然就道脫簪服若解携無幾微
動顔色其寮好雅識率憐才嘆息或謂
主上方登崇雋碩恢弘丕業以泉厓子異調宜必
匡贊中興偉烈必有知己為之薦白而追留即未
必留泉厓子夙忠懇謂不宜恝於去國張子曰忠
臣之事君也如其親然臣之於君可以去就用舍

升沉顯晦在義與命爾乃其於親也愛日彌篤是故桑梓在念菽水難承實無解於其心此循陔陟岵忠臣所以延佇孝子之尤系念也世多移情軒冕不得於君則失聲隕氣泉厓子豈蹈是耶茲以還淑景晏溫蘭芬攸集白頭令母德綏慶洽泉厓子觴綵承歡夙願不違視祿養且孰與哉他日明光思召特起宿彥置之左右屬以大任裨贊元化揮霍海宇公義私恩不兩得耶縣太安人之壽於無涯其在是矣其在是矣姜忘不佞而書以為祝

姜母朱孺人七十敘

嘉靖丙午秋七月太孺人壽七十踰七夕十又五日其始生之辰也太孺人嬪於姜而氏朱朱之母予祖姑也早寡持苦節壽幾百歲鄉人模其女範前太守西蜀湯公賢而旌之予方童髫時從先大父至姑家內外雖肅少長咸秩且和故令太孺人之賢良有所受匪特天隲之厚也太孺人少雖失怙淑質夷亮穎慧過于中人夙歸于姜恭儉慈惠以賛以翼令德攸著夫君惟節翁給事於有司公私咸愜而職業用修迨入京聽政于刑曹奉法不撓有聲憲部太孺人分守荊布而已夾相之勞人

卒稱之既而翁授官外郡福盛抵越幾千里翁携
二室在宦邸太孺人怡然總家政截截有方居積
倍他日翁五十方有子無何終于官太孺人煢煢
嫠居益樹基業以詩書課遺子岐嶷有成姜氏宗
祧賴以不墜太孺人光裕之勞於是益著詩稱周
之孫子本支百世然推本后妃之德尤屢屢焉誦
之不衰幽閑貞靜見于關雎孝敬勤儉見于葛覃
逮下不妬見于螽斯樛木今太孺人幷兹衆美俾
姜氏之后緜延千億繩繩蟄蟄久而彌長謂非太
孺人之所錫歟抑天道伊邇惟德不爽惟節翁樹

德履仁顧弗偕壽延遺其福于太孺人畀之腆有
遐祉樹姜氏永長之業既老而得賢子又足以昌
大其族氏邦閭人行且稱之曰維節翁有子如是
可以不朽矣又稱之曰朱太母有甥如是其賢彌
彰矣留於前而豐於後茲又非天道歟然則太孺
人之壽尚無筭也于時石泉貫子執爵而壽聞余
言而韙之且曰太孺人之子義之壻也紀賢女之
行備風采之實外史氏與有職焉盍書之俾後將
有徵

趙母傅安人七十序

嘉靖丁未適
天子賓賢之期先丙午冬薄海譽髦咸挾策彈冠
量道遠近偕上于春官維時趙子理以吾邑雋碩
之望將彙征北平乃十一月某日届太安人七十
壽辰先期偕兄某率子姪集賓友列几筵觴俎綵
舞于庭見山婁子某以太安人甥婿誼當首祝過
草堂而請于山人願為之詞予惟古昔君子令名
永世者靡不有母氏之賢為之含和孕秀宋世程
大中呂申國二夫人表表特著以有伊川滎公為
之子也伊川道德之宗滎公碩輔之彥二公者莊

嚴端毅時輩之所模楷攷之信史其稱伊川曰非性然也教使然也其稱滎公曰太夫人不嚴而整故滎公不經鄭衛之音不近非禮之色嘻二公誠賢矣俾非二夫人爲之母吾不知其賢何如也傳曰母以子貴亦不曰子以母賢乎予與趙子居甚密邇屢器其睿質冲抱𡨥出塵表而魁梧之材珪璋之養尤足以振奮于時爲

國楨幹雖太安人德不外見賢有足徵矣玆復以晏子之請而燕采鄉評之所推譽乃知太安人之所夾相之所締創之所貽翼其炳炳可述且以令子

之所蘊藉行將悲聲藝苑晉躍通津翼異時宣道絲綸有褒金石有頌所以焜耀其親者不亦至歟然則充趙子端嚴之資伊川榮公無或不可至也異時趙母見誦於吾越與程呂之母見稱於宋史吾不知其又何如耶繇太安人之壽于不磨者是在趙子要子以告趙子趙子喜曰先生命我矣理也敢不蚤夜以求副先生之祝詞

鳴玉堂稿卷之三尾